

中国各地歌谣集

甘肃歌谣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

中国各地歌谣集

甘 肃 歌 谣

甘肃省文化局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甘 肅 歌 謠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书号1573 字数148,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 $11\frac{1}{16}$ 插页2

1960年6月北京第1版、196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册

定价(4)0.90元

說 明

我國歌謠歷史悠久，豐富多采，几千年來在勞動人民中廣泛流傳。1958年，在大躍進的形勢下，出現了一個由黨領導的大規模的新民歌運動和新的采風運動。新民歌創作大丰收，傳統歌謠也發掘、搜集不少。為了把各地優秀歌謠集中起來，編輯成集，加以推廣，以便閱讀和研究，我們編輯了這套“中國各地歌謠集”。

“中國各地歌謠集”按省、市、自治區分集，由各地負責編輯；選錄各地區優秀的新民歌和傳統歌謠。編選的原則：既著重思想性又注意藝術性。在這個原則下，適當照顧地區、民族、題材和形式。在現有的基礎上，盡量精選。編輯體例不强求一律。為了保存歌謠的本來面目，對原作盡量不加修改。個別字句上的改動，也以不損害原作風貌為原則。

有的歌謠流傳很廣，但出處無法查考或很難查清。

为了避免各集所选作品互相重复，凡某一分集已选的作品，别的分集就不再选入。

为了研究上的方便，凡能注明流传地区、作者、搜集者和翻译者的作品，尽量加以注明。有些原稿只署了一个名字，不能确定是作者、搜集者或翻译者，一时又无法查明或根本不能查清的，只好保留原来的样子。

由于目前歌谣的搜集工作一般还不够全面，也因编选力量和其他条件的限制，“中国各地歌谣集”在编选上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以便将来作补充和改进。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1959年9月8日

序 言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汉、回、藏、东乡、裕固、蒙、哈萨克、土、保安、撒拉十个民族。这些民族的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勤劳勇敢、喜歌善舞，并有着自己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创作，而歌谣则是这类创作中数量最多、战斗性最强、艺术水平最高的一种。

十个民族的歌谣，各有其独特的风格。譬如流行在临潭、岷县、临洮等地汉族人民中间的“洮岷花儿”，与流行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一带回、东乡、保安、撒拉等兄弟民族人民中间的“临夏花儿”和“东乡花儿”，无论在结构或曲调上，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而流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藏族歌谣，也和西藏等地的藏族歌谣不完全一样。裕固族的歌谣，更有其特殊的形式与唱法。

旧时代的甘肃歌谣，是过去历史最真实、最生动的

记录，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各族人民苦难的生活，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马步芳匪军以及恶霸地主们祸国殃民的深重罪恶，也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如“临夏花儿”唱道：

苦胆的锅锅里熬黄连，
马步芳当上了长官，
抓了新兵又刮款，
骨头里熬出了青烟。

又如“洮岷花儿”唱道：

红心柳，杈对杈，
男人是六七岁的娃娃家，
媳妇娶下十七八，
半夜起来叫媽媽，
说要撒尿把屎拉，
抱着男人把炕下。
年青的时光糟蹋了，
这种痛苦谁受下。

这样唱不完说不尽的痛苦生活，使广大的劳动群众忍无可忍，也就产生了具有强烈反抗性和战斗性的歌谣，如：

驴打滚儿利上利，
层层剥；
阿們价还賤哩；
一树难剥两張皮，
时候到，
我给你算老賤哩。

民間歌謠因此遭到了反动統治階級的忌恨与禁止，被強加上什么“淫詞濫調、有伤風化”等的罪名。而許多出色的民間歌手也遭到了压抑和迫害。但是歌謠仍然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村子里不許唱，在田野里唱；川里不許唱，在山里唱；大声唱会遭到干涉，就小声唱；平时不叫唱，就在庙会上唱。正如“花儿”里所表露的：

花儿本是心上話，
不唱时由不得自家，
刀刀拿来把头割下，
不死了还是这个唱法。

一九四九年，太阳照亮了甘肃的每一个角落，也照亮了各族人民的心。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九这翻天覆地的十年中，甘肃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

系列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运动，经过了复杂、剧烈的斗争，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写下了无比宏伟的诗章，使这个被反动统治阶级摧残得七零八落，经济、文化异常贫困和落后的地区，一跃而为人民公社化的、经济和文化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的新甘肃。

英雄的甘肃人民，以极其喜悦的心情，歌颂给自己带来光明和幸福日月的伟大的党和毛主席，歌唱自己的新生活。特别是长期受着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和本民族上层反动统治者残酷压迫、剥削的兄弟民族同胞，更是兴高彩烈。多少年来由于阶级压迫和反动派挑拨离间所造成的民族仇恨和隔阂消除了，封建特权阶级被打垮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由被歧视、被凌辱的受苦人变成了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和主人。这种巨大的变革，使百多万少数民族同胞欢喜若狂，如藏族人民唱道：

雄鹰要是没有翅膀，
怎么能凌空飞翔？

大雁要是迷失方向，

怎么能回到北方？

藏民要是没有共产党，

怎么能拨云见太阳？

充分地表现出了对党和毛主席无限深沉的热爱。十年来由于党的重视和提倡，各族人民的歌谣，都得到了正确的评价和发扬。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意义极为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也直接影响了人们精神面貌的迅速改变。到处都充满着激动人心的新人新事。普通语言确实难以表达劳动人民内心的喜悦和兴奋，他们用写诗、歌唱来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和自己的崇高理想。毛主席曾在几次党的会议上指出应重视民歌的搜集和传播。由于劳动人民的需要和中共甘肃省委的正确领导，一个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的采风和新民歌创作运动在甘肃出现了，全省的广大劳动人民创作了无法计数的新民歌。这个运动的特点，就是创作和搜集的群众性、多民族性以及它是和政治运动、劳动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甘肃的新民歌，是伟大的党和毛主席的颂歌，是十

年建設成就的頌歌，也是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頌歌。我國在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這個特點在甘肅表現得尤為明顯。甘肅人民要求迅速改變這種“一窮二白”的面貌的強烈願望，以及為改變這種面貌而表現出來的史無前例的革命干劲和首創精神，使甘肅的工業建設以一日千里的速度飛速前進。轰轰烈烈的全民大辦鋼鐵運動，永遠結束了甘肅不產鋼鐵的歷史。勞動人民在以下幾首民歌里熱情洋溢地唱道：

腳踩地球頭頂天，
兩手能把泰山搬，
護送元帥把帳升，
誰敢攔擋先行官。

高山頂上紅旗飄，
英雄安家在山塢，
拉開台雲當被蓋，
摘下星星當燈照。

喝令一聲天地驚，
鐵山雙手抱寶交：

“先交薄礼五万吨，
十万、百万随后到！”

日照玉闕生黑烟，
遙看油井如噴泉，
原油直上三百尺，
疑是黑龙飞上天。

充分反映了工业战线上战士们雄偉无比的英雄气概。

甘肃是干旱出名的省份。水，就是粮食，就是生命。甘肃人民完全懂得，如果干旱面貌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幸福的生活是得不到保障的。于是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以扭转乾坤的气魄掀起了水利化的高潮。一九五六年武山县东梁渠的修建，揭开了引水上山英雄壮举的序幕，而名震全球的引洮上山工程，也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动工了。正因为甘肃各族人民祖祖辈辈深受缺水的苦难，所以也就更加懂得今天引水上山的巨大意义，明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为自己、为子孙夺得永远幸福的日月，那种惊天地、动鬼神的非凡创造力，便象长江大河的水一样，浩浩荡荡不可遏止。人们不仅积极主动地投入这一伟大的建设洪流，而且创

作了千万首民歌来表达自己的鋼鐵般的意志和神話般的創造力量。請听：

鼓起干劲山动彈，
鉄鎗一揮水上山；
兩担挑起万亩田，
風云雷电听使喚！

这种巨人的形象，这种豪迈的气魄，正是今天一千四百万甘肃人民意气風发、斗志昂揚的真实写照。

甘肃新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和經濟战线上的大跃进。在大跃进中，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風格普遍高涨了。劳动人民日益認識到自己不仅是社会的主人，而且是大自然的主宰者，認識到自己不仅能認識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那些迷信、自卑、保守、落后的殘余意識，在这强大的物质和精神的巨浪猛烈冲击下崩潰了。过去跪在龙王庙前禱告求雨的农民，今天唱出了这样的歌：

誰說龙王在天空？
誰說龙王在水晶宮？
一条渠水一条龙，

龙王就在咱手中！

还有不少新民歌，表现了劳动人民新的道德面貌。就拿情歌来说吧，也表现了一种新的恋爱观点，例如：

三月春桃满树花，
没敬你酒，没敬你茶，
绕过山坡跨过沟，
拉着手儿和你說上几句知心話。

不怕那山高路远难见面，
不管你三年五载才回家，
春风不吹春草不发芽，
你不回家我不戴新娘花。

送你这颗铜别针，
好把奖章胸前挂；
送你这个日记本，
把模范事迹都记下。

这种把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放在第一位，把创造性的劳动当做爱情基础的思想，显然是广大劳动人民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了的具体表现。

甘肃新民歌在艺术风格上的特点，也是比较突出的。

首先，甘肃新民歌和全国各地的新民歌一样，充分表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色，如：

岷山万仞高连天，
姑娘开渠在天边，
白云朵朵当花戴，
摘颗星星做耳环。

镰头底下山低头，
清水跟着铁铤流，
姑娘渠边来照影，
漫山遍野庆丰收。

这确实是一首优美的民歌，也是一幅优美的画，它有着丰富的想象，绚丽的色彩，有现实也有理想。而这当中的现实和理想又是那么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意味无穷。这首民歌通过姑娘的鲜明形象，不仅反映了甘肃人民目前大搞水利的现实，也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歌颂。象这样的作品，真是举不胜举。

其次，由于丰富多彩的内容的需要，也由于同各兄弟省、区民歌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我省民歌在形式方面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作为甘肃民歌主要形式的“花儿”，在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七言四句及快板等形式也在我省出现了。

另外，甘肃新民歌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这不仅由于它们所反映的事件是甘肃的，而且还由于其表现手法和风格也是甘肃的。我们不仅仅从“远看井架高，近听水潺潺，牛羊遍地跑，油香处处传”这样一些诗句中闻到了原油的芬芳，看到了草原上的新面貌，也从“武山的大米兰州的瓜，疼不过老子爱不过妈，亲不过咱们的共产党，好不过人民当了家”这样的比喻中得到了分外亲切的感觉。的确，比兴的手法，在甘肃民歌中特别突出，它比得那么贴切入微，那么生动形象，虽然“太阳”、“高山”、“蓝天”、“彩霞”、“松柏”、“牡丹”、“大海”、“草原”都是人所共知的，但这些词语一到甘肃歌谣中，却具有了新的生命力，给人以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甘肃人民的歌谣，特别是回、藏、东乡等兄弟民族的歌谣，一般说来，风格是粗犷而豪迈的，调子是高昂的，感情是深厚的。这些特色，在新歌谣中都被继承

了下来,并且得到创造性的发展。

总之,甘肃的新歌謠,反映的广度和深度,它的深远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水平,很多都远远的超过了过去时代的甘肃歌謠。我們完全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文化革命的更深入的开展,甘肃新歌謠無論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将获得更輝煌的成就。

編 者 1959年11月28日